

暫褪戲衫著嫁衣

關文蔚

「女扮男裝戲劇人生」終篇

(本文另有插圖刊一一三頁)

論「甘露寺」修正意見

有一天戲院貼出「甘露寺」，我演前喬玄、後魯肅，後臺文管事的王爾卿先生，到家來說戲，我與王先生相識已數年之久，我們第一次是在蕪湖同班，他早年唱旦角，後來因身體肥胖無法演旦角而改為二路老生，兼演老旦。甘露寺裏面他演老太后，因該劇的詞中有些小瑕疵。經筆者加以修正，在演唱前必須先對好詞，因王先生是後臺文管事的，須負責後臺督導責任，班底配角如有不會的戲詞，彼應負教導責任。故而由他人來對詞，再由彼轉教他人。我的分析如后：

戲劇藝術不單是娛樂價值高，且有教育性，其內容不外乎教忠、教孝、禮義廉恥，演藝人員如發現有不妥之詞，應當加以修正以求完美，就以「甘露寺」這齣戲而言——

劉備招親時先去拜望東吳的太尉喬玄，還送了很厚的禮物，當喬玄把劉備送走之後，回身責備他家的老奴喬福，不應該收劉備的禮物，照一般所唸的戲詞：「好狗才，皇叔送來的禮物，我

未曾吩咐，你怎麼就大膽的收下了？」那喬福唸：「他老人家與你送來這份厚禮，你老人家若是不收，他老人家就不歡悅了。」喬玄唸：「豈不知無功不受祿。」家院喬福唸：「受祿必有功」喬玄問：「這功在那裡？」喬福回答：「只要太尉你，進得宮去，在太后面前美言幾句，促成婚事豈不是有了功嗎？」喬玄笑哈哈：「倒是你說的有理，吩咐人役走上，（上龍套）搭轎進宮。」（喬玄下場唸）

如照這樣唸法，喬玄是為了收下劉備的禮物，才去到宮中太后面前，替劉備說好話的，如此看來這喬玄所為涉嫌貪污，那編劇的人，就應該把喬玄編成小花臉，不是老生啦，因為演老生的全是公正無私的，決不會是因收了人家的禮物，就替他辦事說好話，不顧國家的利害之理。

那位王爾卿先生問：「您是怎樣唸呢？」筆者說道：「只把這點稍加變動即可。」王先生問：「怎樣改法？」我說：「前面照舊唸，就在小花臉喬福唸完「太尉在太后面前美言幾句豈不是有了功嗎？」這時喬玄改唸：「你說得有理，我

想孫劉兩家若是結為秦晉之好，同心破曹，乃我東吳之幸也，不免進宮賀喜促成此事，便了，來，吩咐人役走上（上四龍套）搭轎進宮。」（上轎下場）。

此點照這種唸法，僅僅多唸了廿多個字，而把喬玄的人格整個改觀了，成爲一個忠心爲國的人，觀衆聽起來也覺得應該用這種詞較爲合理。

把不通之處改過來

宮中，太后、喬玄、孫權，三個人爭論時，太后被氣得暈了過去，而沒人管她死活，由喬玄把孫權拉到臺口唸「啊！千歲，爲何用此美人之計，縱然得回荊州，難免被人恥笑。」孫權唸「若問此計，去問令婿周郎。」喬玄「又是周郎之計，哎，你休要聽他。」孫權「你又來多口。」喬玄唸「反說我多口，太后醒來。」

以上這點，我覺得不通，決不可能這裡氣死一個太后，不先救人，只顧辯論之理，以常情推斷，應該先救太后，待太后唱完（西皮倒板）「在宮中氣壞了吳太后」而後再把孫權拉到臺口去

辯論，方為合理，當辯論完啦起元板，這樣似乎合情合理。

王先生連連點頭說：「對對對，我也覺得，怎麼我都氣死啦，也沒人管我呢，這樣就合理啦。」我向王君說，下面這段「勸千歲殺字休出口，老臣與主說從頭。」這二句唱沒問題，下面問題就來啦，「劉備本是靖王後。」查我國歷史上有好幾位靖王，那劉備究竟是那個靖王的後代呢？他是中山靖王之後，應該唱出「中山靖王」來，全句「劉備本是中山靖王的後。」（馬連良唱是沒有「中山」這兩個字）。

第二，「他有個二弟漢壽亭侯」，別人唱這句沒有「漢」字，我唱這句就多一「漢」字。全句是「他有個二弟漢壽亭侯。」因為關羽的官銜是「漢壽亭侯」必須唱出這個「漢」字方為合理。再有一句「青龍偃月神鬼皆愁。」這一句似乎不通，因為關公使用的武器名為「青龍偃月刀」，一般人唱這句，只唱青龍偃月，而不把刀字唱出來，因為刀也有名稱，譬如什麼切菜刀、修腳刀、武士刀、春秋刀、月牙刀等名稱，僅唱青龍偃月，不把刀字唱出來，有些不瞭解劇情的根本不知其中意思。我唱此句比其他人多一個刀字，全句是「青龍偃月刀，神鬼皆愁。」這樣唱較為完善。

幾個字眼兒的研究

還有張飛使的槍，唱詞是「丈八蛇矛慣取咽喉。」我認為這個「取」字用的不妥。因取者拿也，所謂矛是槍的一種，若論槍的用法僅能刺，

不能取敵人的咽喉，不可能一槍扎過去，而把敵人的咽喉拿過來，所以我將這「取」字改用「刺」字，全句是「丈八蛇矛慣刺咽喉。」

唱到「他四弟子龍英雄將，蓋世英雄冠九州。」這兩句連在一齊唱的詞，就有兩個「英雄」字眼出現，似乎不甚美妙，故將前句改為「他四弟子龍常山將。」因趙雲是鎮定常山人氏，照我所改的唱法應用在文字方面，似覺稍微美化一些，並且也說出趙雲的籍貫來了，豈不更為切合實際。

尚有後面一句「我扭轉回身奏太后。」這個「奏」字與「揍」字同音，在猛一聽起來，好像是他要揍太后一頓。我感覺不太妙，故將此句改為「我扭轉回身把本奏，將計就計結鸞儷。」

當喬玄由宮中回到府內，命家僕喬福去給劉備送烏鬚藥時，喬玄所唸之詞中有：「明日太后在甘露寺內相親，恐席前有詐，教那保駕的將軍，必須要內穿鎧甲，外罩袍服，作一個防而不備，備而不防。」此句文字不甚通順，以作者的推測這兩句話，絕不是編劇人錯用了字，可能是演唱的角兒們弄錯了，作者將其中的兩個不字去掉，換上另外兩個字，全句為「教那保駕將軍內穿鎧甲，外罩袍服，作一個防而須備，備而預防。」這兩句僅上一句中之「不」字換為「須」字，下一句之不字換上個「預」字，這意思是作個有備無患的打算。不可能既然防而又不備之理。照這種唸法就不矛盾了。在聽衆的感覺上似乎沒有多大變動，在家院喬福嘴裡，仍照原來的重複方法唸下。

因這個「須」字與「預」與原來的「不」字音也很接近，嘴型也一樣，改唸起來並非難事。喬玄下場前唸的，不要照以前的唸（我再也敢貪人家的小便宜了），而改唸「但願蒼天保佑此事成就，乃我國家人民之幸也」笑下。

「相親」一場須合情理

還有甘露寺相親一場，劉備唱（西皮倒板）及（元板），其中之詞每敘說一人，喬玄必定加白問，啊太后，可曉得某人，而那位老太后均回答「本后不知。」每一位的身世來歷均由喬玄詳細稟告，如果提到關、張時可以勉強說不知道，若是提到趙雲、孔明時太后也說不知道，這似乎說不過去。那，這位國母連鄉下老太太都不如了。

因為孔明曾在東吳借東風，燒退曹兵人人知曉，這位老太后一點也不知道。再有那趙雲，剛由劉備介紹過的，這麼一會兒她就說不知道，似乎太不合情理。應唸改正的詞，那位王蘭卿先生問：「請問郝老閻，怎樣唸比較好？」作者答復他，有關老太后所唸之詞，今提供如下。

一、喬玄問「啊太后，你可曉得皇叔的根本？」

太后：「久聞皇叔，乃漢室宗親，本后所知不甚詳細，還望太尉說與吾聽。」

二、喬玄：「啊太后，可曉得這位關美髯？」

太后：「莫非就是那降漢，不降曹的漢壽亭侯嗎？」

三、喬玄：「太后，可知道皇叔的三弟？」
太后：「久聞其人，不知詳細，望太尉敘說。」

四、喬玄：「啊太后，皇叔的四弟，太后一定是知道的了。」

太后：「莫非就是方才見過的，那位救過幼主的趙四將軍麼？」

五、喬玄問：「太后，這位諸葛亮，太后是知道的吧？」

太后：「敢是在我國借過東風的那位先生麼？」

以上這些是經本人修正的詞，我想一齣羣戲，大家均可以發揮特長，以這種唸法似乎比那原來的詞兒，一問三不知要生色多矣。

王先生聽罷連點頭說您改的好，就照您這樣唸，也可以做戲啦，如照原詞兒，每一句全說「本后不知」，就像鄉下老太婆什麼全不知道：不過人家全說您是馬派，您這樣改，就與馬不一樣啦？作者說我從不承認我是馬派，雖然是我倆同為蔡師榮貴先生之門徒，所學一樣發展不一，所謂不一樣也不過僅一些小地方差異，大體不動，唱腔也不同，因每個人天賦不同，譬如同樣一個腔，甲唱的好聽，乙唱出來可能就不好聽。不如配合自己的嗓音運用腔，我不願替人標榜，也不盲從，向以取人之長，補自己之短，豈不是好。

王師傅開可餐廳

與王先生說了半天戲的改進意見，他嘆氣說

：「我們就是不知道去研究，老師怎樣教，就怎樣學尚且學不好，更談不上去研究啦，如今已五十來歲沒一些成就，只有做配角的份。我覺得這碗戲飯也真不容易吃。今有事求您，我想開一家飯館，有班搭就唱戲，沒班搭也無所謂，以唱戲做副業，現在已然租好了房子，正預備申請。」
我說：「好哇，飯館用什麼名字？」蘭卿兄說：「可可餐廳」，而且請您大筆一揮，替我寫個招牌，不知道您肯不肯？」

作者聽說要我寫招牌，急忙說：「我怎麼敢寫招牌呢，不行不行，那怎麼行啊。」王先生說：「呀，您別客氣啦，您寫的字我又不是沒看見過，您寫『魏碑』字體掛起來很顯得活而有力，您別推辭啦。」

筆者見其意頗誠，無法推却也只有勉為其難了。（心中暗想這不是我寫的好，而是因為會唱那點戲）說「好吧等申請下來再說吧，您既不嫌我，我只好獻醜了。」

當開張的那天請我吃飯，因我們住的不遠，走路也不到三、五分鐘，正好到達時即見一對好像是夫婦，坐在洋車之上打此經過，見招牌之上、下款有本人的名字「郝文蔚」三個小字，那位男士看著招牌說：「寫的還不錯嗎。」顯見得他們沒見過我本來面目，因我就站他們面前，聽見那位女士說：「哼，我看那大字一定不是她寫的。」那位男士說：「也許是上面的下款，小字是她寫的。」

當時我站在他們面前，聽的是清清楚楚，又不便向他等分辨，這是我寫的怎麼說不是我寫的

呢？心裡又很高興，也許這幾個字還可以吧？「魏碑」寫出來掛起，比較顯得好看些。

借調愛徒回來演戲

未料我那次在貴陽演唱，厲家班也同在該地另一家，金筑戲院演出，筆者時常把愛徒小哈哈借調來陪我唱戲，如全部「清風亭」的小孩張繼保，「蘇武牧羊」中的衛律啦，還有「珠簾寨」的老軍等，這些戲全是我親自教的，最出色的應該是「法門寺」中的賈桂，以上這些戲的配角找其他人倒是容易，只有「清風亭」中的張繼保，是娃娃生，如果臨時找別人唱實在是困難，在那個時期找不出第二個人來，非他莫屬。這個小孩，他能把珠簾寨的老軍給演活啦，雖然是小孩子，他能使觀眾看上去，就像是小人國的老頭，這個老軍雖是京白的小花臉，他演起來却帶有幾分書卷氣，而始配合其所唸的戲詞，因戲詞的內容是諱今比古，其表情必須帶點見多識廣的意味，方能入戲，使觀眾看這老軍肚子裡是喝過墨水。有點學問，不是亂蓋的。

「珠簾寨」這齣戲的劇情，是黃巢造反，把個唐僖宗趕到西岐美良去了，程敬思奉旨解送珠寶到沙陀國向李克用班兵求救。當年克用曾在五鳳樓摔死段國舅，險遭斬首，幸得敬思保奏，纔得活命，唐皇將他貶至沙陀，克用記恨前嫌，收下禮物而不肯發兵前去營救，他的兒子太太保嗣源請求發兵，險被克用斬首，太保深知其父最怕二位皇娘，想去把母親請來挾制乃父。

太太保下場前，照一般人等太保唱：「多謝

父王不斬恩，再謝叔父講人情，(白)叔父這裡來(把程敬思叫出)太保又唱「你在此處且相等，姪兒去請老娘親。」完以上之詞，程敬思唸「快去快來」。

照一般人全即刻場面打(沖頭、起倒板)，馬上李克用就唱「昔日有個三大賢」，(唱元板)「劉關張結義在桃園。」

李克用突然間就說起故來了。如果是常聽戲的人尚不覺得怎樣，那不懂戲的人一定會以為臺上唱戲的，那一位忘了戲詞兒啦，不然的話怎麼會突然間冒出一句，昔日有個三大賢來了呢？顯然與劇情脫了節啦。

我想這期間應該有連接的詞句，所以作者在這一點，加上幾句(白)，是李克用見大太保走啦，唸「賢弟，你今到此，我倒想起幾位古人來了。」程敬思問「那幾位古人呢？」李克用唸「賢弟不嫌耳煩聽孤(兄)道來。」而後再起(倒板)唱「昔日有個三大賢」(元板)「劉關張結義在桃園……」

這樣不是把這小小瑕疵、缺點就彌補上了嗎？

一生之中奇怪的夢

人自出娘胎，也等於是我們身入夢鄉，一來在這個世界即知是苦，故而落地即哭，如生下來不哭，那接生者必然要把嬰兒拎起兩隻小脚，打屁股給打哭方可平安。自出生以來不論富貴貧賤、悲合離歡、喜怒哀樂、一生之事，如以迷信而言均屬天意註定，但也有人說大權操之在吾，而

這命運之說也無法完全推翻，不如說半由天命半由人。

如一生不斷努力求其進步，雖然不能完全成功定有成就的一半，另外一半就要靠命運了。如不努力專等運氣可以說等一輩子也不會有成功的那一天，有真才實學，運氣來了可以成功，如無真材實料即便是運氣好你也抓不住，換言之平時不讀書，怎能中狀元，一定要不斷努力充實自己，而待運氣的來臨，因運氣是不等人的。

我們都知道有黃梁夢之說，這個「黃梁夢」的故事。唐朝李泌撰「枕中記」一書，其內容所述有盧生者，於邯鄲旅店中，遇見一位呂姓老翁，盧生自嘆窮困，呂翁由囊中取出一枕頭，交給盧生說道此枕能當令汝榮華富貴終其一身，該時店主正在蒸黃梁，而盧生即入夢鄉，其夢中娶妻崔氏女，生得容麗美好，且生五個兒子，盧生舉進士累官至節度使，大破戎虜且為相十年，五個兒子皆仕宦，孫子十餘人，其姻媾皆天下望族，年逾八十而卒及醒。而那黃梁尚未煮熟，盧生說奇怪，怎麼會是做夢呢？呂翁說人世間的事亦猶如做夢。

人們常說，夢本心頭想，日有所思，夜有所夢，白天想到甚麼，可能夜晚腦海中就有種種的幻想出現，但也有例外，就以筆者而言，曾經做過許多怪異之夢，在夢中站於此山以雙手攀住一根藤條，彎腿縱身即越至彼山，或落平地之上，也有夢中遇見惡徒追襲之時，將身一縱遠越離數丈之遙躲過災禍，更有多次夢見魔鬼當無以為救時，即想到南海觀音菩薩，在夢中唸出「南無觀

世音菩薩」佛號，僅唸一兩遍即化險為夷。

且多次做同樣的夢中我有兩棟房子，嫌其隔局不好，總想改修而未改修。

又有多次夢中有另一棟房子院地被他人侵佔一角地，而在六十九年七八月間，夢見那塊地由侵佔人自動歸還了。

筆者在雲南期間借住中國運輸公司的職員宿舍時，曾做過一夢，見前面有戶人家被大火燒房，見許多人前去救火，一驚之下從夢中醒來，見非他家燃燒而是我床前有一燈泡上圍一毛巾，被電燈熱度烤焦着了火，幸而是夢中之火將我驚醒，如非此夢示警再過一分鐘即可燃燒到紙做的天花板，即闖下大災禍，自己燒死非關緊要，必然累及他人財產及性命。

筆者在結婚之前，曾做過三次夢中我是個真正的、廿來歲的男人，且身穿長袍文質彬彬的同一位十一歲女孩子做出不規矩之事，兩次是與十三歲小女孩子作非禮之事。

以上這些怪夢，並不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夢，我只希望來生是個男人，不要再是女人就心滿意足了。

謠言促成終身大事

常言道人言可畏，這句話一點也不假，確實非常可怕，譬如某一件事，本來是極為平淡的，並沒有別人想像中那樣神秘，往往被造謠者，以彩色眼光相待反助長成爲事實。

就以筆者之婚事而言，回憶經過的事實，自民國廿七年秋末，始與陸瑞徵先生，經人介紹在

酒席前相識，至民國卅一年秋季，雖然已四年之久，因二人年齡相差四歲，彼在作者眼中，把他看成小弟弟一樣，決未想其他，起初有人造謠說我二人要好，並未否認，覺得好笑根本談不上其他，再度造謠即助長了我對陸有了好感，因彼此間均是隻身在外，漸漸加深了莫名其妙的一種感情，我們的所在地又非固定一省，而是桂、黔、雲等之間，可以說聚少離多，即使見面彼此亦很少同我在一起玩，他與我的徒弟們相處十分融洽，當我遭遇租屋到期，找不到房子，如住旅館既不便，又不經濟，正在此困難中恰巧陸配到公家宿舍，借給我住。

該時謠言四起，我會對自己警告，受人幫助應當感謝，雖然彼人品不錯、心地善良，不可嫁他，如嫁他未必是福，卅六計走為上策，最好離開他遠去，免墜入情網。

正求遠去時，幸好及時再度應貴陽之聘，慶幸離開謠言之區。當到達貴陽演唱不數月，陸先生任職的機關「中國航運公司」，悉數遷移貴陽，修配廠廠址設在貴陽市郊區，「二橋」廠長鄭拔元先生，鄭氏夫婦和善可親，待同仁如家人兄弟一般，該時陸已升為廠務處「處員」（等於總務課長）這個總務課裡人員廿來個人，員工對陸十分友善。

外面傳言他是為追我而來，這種謠言真是大笑話，一機關豈能為一職員追求女友，就來個大搬家之理，這當然有其因素。

這可以說是天作之合了吧。
筆者很快下了決心同陸君結婚有幾種原因，

第一時常有人問何時結婚？我實在聽煩啦，最少是我自己是在氣憤之下回答說「就要訂婚啦。」在這段時間有的勸我莫同陸結婚，說他收入不多，地位不高等等，更有人勸他不要同筆者結婚，以為我享受了吃不了苦，就憑陸的收入根本沒辦法養這個家。

我決定此事之前，曾下定吃苦的決心，自思雖然從一十二歲開始（民國十四年）學戲起即受到各方好評，賺進不少金錢，十四歲首次正式應聘，在戲劇方面打好基礎，一直是一帆風順，為了力求上進，於廿一歲時與父母分手，空手獨闖天下，在困難之中掙扎，不斷充實自己。

幸蒼天不負苦心人，曾於民國廿六年初，在南京與梅博士蘭芳、老伶工雷喜福等鼎足而立，對抗兩月之久，打了全勝之仗，此時可謂是顛峯狀態。兌現了當年在父母臺前分手時的狂言，「如藝術方面沒有成就決不罷休」。

幸而運氣好紅遍了大江南北、西南各省（沒在淪陷區唱過戲），我是個忠黨愛國的好藝人，如今若結束了戲劇生涯，也應心滿意足，如願以償，可謂是急流勇退了，留下甜蜜的回憶。

最主要因素使我下此決定，是受到戰爭不利的影響，已退至西南角，勝利之期實難預料，唱戲的生涯，應在昇平時期中求發展，如此不利的戰爭人心慌慌，實難維持長久，又因陸君人品不惡，心地善良，可託終身之事，應慎重者彼年齡小筆者四歲，誠恐數年之後更顯得我比其年老。曾想我自民國十四年（十二歲）開始即穿男裝，當男人當的太久了，總想做他人的避風港，

不願接受別人的憐愛，多年居於領導人的地位，如一旦結婚即成為別人的眷屬，必須改變往日的作風，且須持之以恆做一賢妻良母，務求男主外女主內，負相夫教子的責任。

更不能令別人笑陸君沒有眼光，娶來了一個不會做家事的太太，婚後必須扮演的角色，要以紅鬃烈馬中之王寶釧、汾河灣中的柳迎春、孟母擇隣的孟母等為標準，不能演朱買臣的老婆崔氏一類的角色。

中秋訂婚開始蓄髮

陸先生為了表示尊重我，即將訂婚的這一天，選擇於中秋節，因筆者乃出生於民國三年的中秋節，日出卯時降生的，就在這一天訂了終身大事前，正愁雙方均無家長在場，恰巧這位準新郎之表舅，胡敬修先生到貴陽來開會，代表男方之主婚人。這一天以陽曆算日子，也就是民國卅一年九月廿四（中秋節）。

當年貴陽正在實行禁酒，如以中茶席間無酒宴客，恐席間不夠熱鬧，故而在一家最好的西餐館訂西菜廿客，不想天如人意，是日政府宣佈開禁，准許吃酒增添不少喜氣，賓客中有一位是陸先生的同事，黃錫鵬先生說：「郝老闆，您的頭髮是不是要留長一點呢？」我被其提醒啦，對呀，若是不把頭髮留長，一點新娘子的意味也沒有，睡在床上不像是夫妻，倒很像是弟兄呢，我回答說：「應該是留起吧。」就在這個時男方主婚人代表，胡敬修先生問道：「你們預備何時結婚呢？」因我倆彼此尊重，訂婚日是選擇我的生日

中秋節這天。

我倆當眾宣佈「我們預備在瑞徵的生日那天，是十月十一結婚。」（其實這一天根本不是他的生日，而是他母親的華誕，是陸自己記錯了日子，勝利後回到他家，聽婆婆說他是十月十六日的生日，在當時是他自己不知道別人更不知道啦），胡先生說：「數月後還要來貴陽開會，如時間湊巧就不必跑兩次啦，同時還要替你們請一位證婚人。」

當時也把辦喜宴客的飯館定妥，因客人中有一位開中菜館，彼開業時向我借了五千塊錢，至今尚未歸還，預備在他那家辦喜事以便討回此債。

婚訂過之後即開始留頭髮，這頭髮剪掉很容易，一剪刀就下來啦，當你想要他長出來可就難啦，沒有一年半載的可真留不起來，在留髮期間戲就不唱啦，可是那些傍角兒的人等，我必須替他們安排下以後的工作，當然啦，有相當藝術本領的人，找工作搭班仍然不難，也有一時找不到班可搭時，我仍要替他們設法，這不是責任而是道義，他們已然跟了我多年，一旦我不唱戲啦，也不能對他們不加過問，有些已安排好了工作不談，沒有工作的接濟吃住。

訂婚與結婚日期相隔不足兩個月，而我的頭髮仍未長得長，真恨不得把頭髮拉長了，那怎麼能拉得長呢，這頭髮長不長倒是小問題，大問題可是真來啦，因為欠我錢的那家飯館，因週轉不靈倒閉啦，關門大吉，我們結婚的喜帖已然印好啦，幸而尚未發出，本想藉此機會抵賬，以便討

回借款來，這一倒閉全完啦，更甯想把錢要回來啦，這才是「寡婦死了獨生子」，一點希望也沒啦。

酒席要另訂飯館，喜帖重印，又多花一份錢而且麻煩，眼看吉期將近，準新郎表舅胡敬修先生，他已提前來到貴陽，同時他也替我們請了好友，時任貴陽警察局長夏松先生給我倆做證婚人。

另一位同事也替我找到一位最漂亮的小姐當伴娘。我對這件事一點也不懂，總以為結婚也像是我唱戲一樣，大家捧着我。鬧了半天不是那麼一回事，如果是由家長一手承辦那就不同啦，新郎、新娘結婚這天是最舒服的一天，老式婚姻比新式的好，成婚這一天新郎等於是小登科，最美的一天，家長在前幾年把事情就準備妥當啦，用不着煩神。

如今是大家逃難在外，我們這對新人，簡直成了小可憐兒啦，固然有許多朋友幫忙辦事，但任何事全要自己操心，真是個大忙人兒，忙裡忙外，又要親自帶了禮物請男女賓相，又陪女賓相燙頭髮。

提起這當年燙頭髮用具來，可是與現在大不相同，比如臺灣前些年是用電燙，如今更好啦不用電啦，是用藥粉，一沾水就冒熱氣，這燙頭髮也分冷燙、熱燙，分出許多種，最貴的上千元，最便宜的也要三百塊錢。在那個時候燙髮的用具，旁邊有一炭火盆，盆上有個鐵架子，架子上擺着幾把「火剪」，這種火剪的型狀，是一陰、一陽，陰的是以鐵皮製成的半圓筒，陽的是比筷子

粗的一根鐵條，大約有小手指粗。燙髮之前，先將這專用的火剪，在火上燒，待燒熱了（不能燒紅，燒紅了頭髮就着了火啦），再以此火剪加着頭髮捲，一個捲好了之後再慢慢的把火剪抽下來，就是這樣一捲一捲的燙成彎，而後照你意思梳出花樣。

給伴娘燙髮很費事，給筆者燙髮就簡單多啦。因為我只燙前面頭頂，後面頭髮還沒長長呢。他不長一點辦法也沒有，只好借重頭紗來蓋上後腦杓啦，否則不像是個新娘子，在我心中的感受上，好像不是準備結婚拜堂成親，頗似要唱反串戲一樣，正如在化妝扮戲等待預備出場的感覺。

雙方朋友互不相識

我們舉行婚禮是在社會服務處，宴客是在飯館，筆者與伴娘燙好頭髮，直往社會服務處而去，同事張長源夫婦同新郎很要好，他們很早就來幫忙了，張太太是位全福人，（這所謂全福人也就是她上有父母、下有兒女、夫婦和美就叫全福）由他來給我這個新娘上裝，這樣就可以帶給我們的好運。

說起來我們怪可憐的，他的朋友多少有些我不認得，而我的朋友他不認得，有些貴賓來了還要出離化裝室，向他們打招呼，我會聽見有人問「那個是新娘子？」有人說「那個沒有頭髮的是新娘子。」天哪，我那裡是沒有頭髮，只不過頭髮比別的新娘子短就是啦。不過話又說回來啦，如果不是穿着那件在抗戰前，人家由英國帶來送我的紫色絲絨，透花的衣料做的旗袍，看上去一

點也不像是位新娘子。

當我聽到禮堂上司儀報告「時間到，結婚典禮開始，鳴炮」……接着又說「主婚人入席（胡表舅代表男方家長），介紹人入席，證婚人入席（貴陽市警察局長夏松先生）」，他們步上禮臺，又聽見司儀叫「新郎、新娘入席」，當時以為是在唱戲，後臺文管事的（把場者）是要我上場啦，好像我怕誤了場似的，趕緊迫不及待的三步、兩步由化裝室內跨出左腿，沒想到被那資深又經驗豐富的女偵相，一把就將我給拉回來了，她說「你忙甚麼？」當時我並未感覺怕難為情，差點笑出聲來，（我寫到這裡仍然覺得好笑），這時候伴娘扶着我慢慢的踏節拍音樂佳奏，步出化裝室，好不容易似的走到禮臺前站住。

那些人們說的什麼我也沒聽清楚，好像有點暈場似的，總算這幕戲演完啦，回到化裝室，以為到了後臺啦，往常戲一唱完，進了後臺即想點頭。（這點頭，就是把頭上所有的東西全拿下來，這是戲班的術語），這一回那伴娘已然防備我會來這一手啦，她手急眼快的阻止了我。她說「別忙，快去照像。」

沒想到我們剛到照相館，那位新郎官打起擺子來啦，真把人急死啦，本來他在半月前就得了這個病，前兩天已然好啦，這會突然間又發啦，一直發抖，本想多照幾張像的，不忍心再就擱啦，很快就到飯館，客人們對酒席很滿意，因當年飯館酒席政府限價，最貴是三百塊錢一桌，我們結婚是一輩子終身大事，不要讓來賓們吃不好，必須要辦的光采，故而暗地與飯館老闆商議，願

花雙倍的錢量要多、菜要好、酒無限量，不要事後被人家說沒吃好，這一點作的很好。全說今天的菜相當好，以後有事到這一來家，（他們不知道我們花的是雙倍錢）。

宴罷賓客，由幾位友好陪同全福人張太太把我倆送入那已佈置好了的逃離式簡陋的洞房，完成了終身大事，結束了人生旅途前半部，全球一劇場，萬事均如戲，「女扮男裝戲劇人生」結束了前部。

戲劇人生暫告落幕

深深感謝中外雜誌社社長王成聖先生，熱愛文化事業，注重近代史，宣揚抗戰真實故事。

筆者何幸承蒙不棄，自從拙作「女扮男裝戲

劇人生」於民國六十九年在《中外雜誌》四月號第二十七卷第四期開始連載至第三十卷第二期止，使本人有重溫往事之機會。連載期間，接到許多國內外讀者以及當年臺下未見過面的老觀眾，紛紛來函獎勉，一位住在板橋市中山路二段一一〇號三樓的讀者李煇文先生來函說：他早年在大陸會親見馬連良在收音機旁聽筆者唱戲，馬曾稱讚筆者之唸白，當時馬連良評論全國的角兒唸白功夫僅二人，一為金少山，一即是郝文蔚。筆者讀到來信深感惶愧不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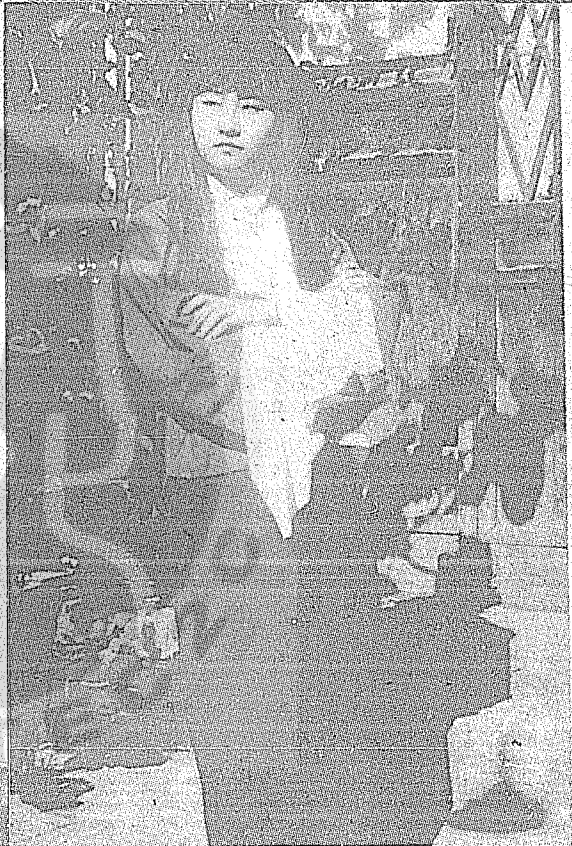
在唸白的成就上，確曾經蒙觀眾讚許，至於有關李先生所言，馬連良在他人面前誇讚筆者，本人尚屬首次聽說，想必是馬先生謙虛遜讓，蔚實不敢自以為是，敬請各位讀者多多指教，特此致謝。

戴笠的一生

費雲文著

全一冊定價一百二十元

本書係戰史學家費雲文先生精心傑作，全書各章曾在《中外雜誌》連載，是一部最真實的戴笠傳記，要目：①戴笠其人其事 ②戴笠與忠義救國軍 ③戴笠與中美合作所 ④戴笠與抗日殺奸團 ⑤戴笠與雷鳴遠 ⑥戴笠與現代警察 ⑦戴笠與鄭介民 ⑧戴笠與毛人鳳 ⑨戴笠與毛鳳 ⑩戴笠生平事跡簡表 附戴笠手蹟及珍貴圖照數十張，三百三十餘頁，字字珠璣，篇篇精彩，穿線平裝訂價一百二十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圖上：由許多美女組合
成的人頭藝術照。

圖中左：復興劇校前校
長王振祖夫人李忠蔭女
士劇裝照。

圖中右：關文蔚女士早
年在北平演練「天河配」
劇中之牛郎。

圖下：關文蔚女士和她
的三名愛徒（文見一
二五頁）

